



刘国栋

文集

卷 4



如

文集

卷 4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绍棠文集:卷4/刘绍棠著. - 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1995

ISBN 7-5302-0432-7

I. 刘… II. 刘… III. 刘绍棠-文集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22027 号

刘绍棠文集 (第4卷)

LIUSHAOTANG WENJI (DISIJUAN)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6.875印张 386 000字

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02-0432-7

I·418 定价:19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此卷收有作者的两部长篇小说。

《水边人的哀乐故事》叙述的是京东北运河边鱼菱村和豆棚村里发生的哀乐故事。豆棚村的老刘家，是村里的首姓大户。主人公刘黑锅是个一身力气、一身武艺、憨厚剽悍的船老大。故事从刘黑锅的身世开始，以他和小红兜肚儿、花满枝传奇式的爱情为线索，塑造出龙蛋子、谷双秀、金秧儿、花红果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展现了他们解放前后的生活和命运。

《孤村》叙述的是发生在鱼菱村、南腰眼、牛背村乡亲们当中的生动故事。杨二叔和杨二婶子在“文革”中各站一派，从口舌之争到动手厮打，他们的命运将如何；放牛娃出身的丈二，由公社的瓦匠变成了包工队长，他与副乡长有些什么交易；俏眉眼脸蛋红的丫姑，被后爹卖到张家当童养媳，最后嫁给了谁呢……小说围绕着主人公的爱情婚姻、生息繁衍逐渐展开成功地塑造出几十位鲜活的人物形象，展现了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初农村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



作者像

刘黑龙在北运河上走船的那个年月，北运河也
眼下大得多，宽得多，深得多，流得多，沿河
地多，树多，花草也多，只是人口比眼下少得
多。那时的北运河上到北京东便门，下通天津
卫的大河口，不但能走几十个座位的大货船，
这载上千石粮食的大货船，还能跑一溜烟的小
火轮。最窄的河面，从这岸到对岸，也有二三
里，货船、货船、打鱼船、花船、耍方、小划
子，各走各的水道。翠堤里的船，白沙的船，水
深几丈，河宽几丈，一眼能看见河床上的坑洼与
■坑。从翠堤下往远看，只见河上的冲风托着
天上的流云，夜晚的桅灯映满满天眨眼的星。从
上翠堤坐在土牛上，只见花船上水妓们所走
句子，像一条条在水中摇曳的白蛇。许多
少客都乐不思归。河上水客静夜了望，



刘绍棠与曾彩美结婚后，寓居光明胡同45号（原名大光明殿19号旁门）三十多年。



1979年春重返文坛，在光明胡同45号南屋，妻子曾彩美协助整理《春草》《狼烟》《地火》三部长篇小说。



在光明胡同45号出生和长大的三个子女。左起：长女松菟、次女松葶、儿子松萝。



1986年2月五十周岁时，与妻子曾彩美在光明胡同45号门口合影。

目 录

水边人的哀乐故事.....	(1)
孤村.....	(253)

水边人的哀乐故事

1

我们鱼菱村跟豆棚村村头咬着村尾，两村首尾相连，只隔一条窄道。然而，两村都各自以老大自居，几百年来竟不能合二为一。两村的刘家，应该是一个祖先，偏都各自以正根自命，互不服气，寸步不让，只认同姓不认同宗，却又严禁通婚。

豆棚村老刘家，是豆棚村的首姓大户。村里，柳篱泥墙小院，圈着恰似蝓笼蜂窝的泥棚茅舍，一家挨一家；村外，坟圈子里的坟头，就像一屈屈大大小小的窝头，死了的比活着的还多。不过，他们早已分成老槐树下刘家、沙冈子刘家和河筒子刘家，不是一脉相承一条根了。

但是，五百年前是一家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，三支都奉织席卖履的玄德公为祖先。不同的是老槐树下

刘家配享的是阿斗之母糜夫人，沙冈子刘家配享的是甘夫人，河筒子刘家配享的是孙尚香，细心明眼的人一看便知，这三支子还是有尊卑大小之分。

刘家三支，老槐树下刘家是正宗，没有招过倒插门女婿，也没有娶过带筷子的后婚女人。河筒子刘家是倒插门女婿的后裔，沙冈子刘家是带筷子的子孙；过去，河筒子刘家在老槐树下刘家面前低一头，沙冈子刘家在老槐树下刘家面前更是矮三分。

奇怪的是，正宗本脉的老槐树下刘家，却没有沙冈子刘家 and 河筒子刘家人丁兴旺。自从三支各立祖坟以来，老槐树下刘家一直三灾六难，七死八活，辈辈缺苗断垄，几代竟是单传。

老槐树下刘家的老祖宗着了急，发了慌，留下了个千年不改万世不变的口谕。

这个正宗刘家一辈传一辈的老祖宗口谕，就是人财不能两得而宁舍钱财不舍人丁，哪一门哪一房都不许绝后；有一门一房断了香烟，就好比十指剃下一指。

然而，一代又一代，难保有哪一门哪一户的男子娶不上媳妇，或是娶上媳妇不生儿子，甚至一辈子开谎花而不结果儿，还是免不了出绝户。于是，刘家老祖宗又想出了一条万全之计，这便是嫁柳接桃和借窑烧砖。

眼下老槐树下刘家的高祖名叫黑锅，就是过继给他大伯的。他爹和大伯老哥俩，一个留家，一个出外；一个憨厚，一个剽悍。憨厚的爹留家给财主扛长工，剽悍的大伯出外在大运河上走船。行船水上漂，走船的人脚野；一个又一个码头拴不住行船，一个又一个女人也拢不住走船人的心。大伯挣了一辈子钱，这手来那手去，大把大把的撒在了花船水妓身上，却不想安个妻室。他爹像一头转磨的驴，一辈子没有走出豆棚方圆十里，却懂得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挣一个小钱儿也要串在肋骨上，攒

够了数目赶快娶妻生子。大伯走船南下途中，路遇一伙水上强人，拦船打劫。两下刀对刀，枪对枪，船对船，大伯不知砍杀了多少水贼，最后自己也身受十八处重伤，胸口窝儿又中了一支飞箭，船翻落水而亡。是几个多情重义的花船水妓给他收尸、买棺、装殓，雇一条打鱼小船，送他仰面还家。刘黑锅也是兄弟俩，他是头大的，刘家的老规矩是长子过继伯父，幼子过继叔父，他便给大伯披麻戴孝，顶丧驾灵，打幡摔盆，下葬入土。从这天起，在家谱上他就算在大伯名下，管亲爹叫二爸，跟一奶同胞的兄弟各抱一支。大伯生前没有婚娶，孤魂野鬼进不了祖坟，那几个花船水妓又摊钱请了个高手泥塑匠，比量着她们的眉眼、口齿、身段、神态，塑出了几个浓妆艳抹、粉白黛绿的小媳妇，栩栩如生一丝一毫不走样儿，连脸上的雀斑也不多一颗少一粒。她们不懂以姓氏笔画为序，抓阄儿排列大小，分出一妻四妾，占全了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个方位，给大伯陪葬。刘黑锅挨个儿给她们磕了头，管每一个叫了一声娘。刘黑锅走船当上船老大以后，三年的血汗钱分文不剩，给这五个人老珠黄的花船水妓赎了身，可算是感恩戴德有良心。

大伯这一支有他一脉相承，亲爹那一支却死了苗子断了根。刘黑锅的兄弟，八岁那年下河凫水，被水鬼拉了替身，扯进漩涡里便没出来，坑死了爹，哭死了娘，来到阳间串个门，把老槐树下刘家毁了一半，分明是前世的冤家。

刘黑锅长得像他爹，脾气却像他大伯，十六岁就离开村子到大河上走船，不过比他大伯拢得住脚，只走上京下卫的二百八十里北运河，眼界也就比他大伯窄得多。他有一身力气，又有一身武艺，十八岁就当上了船老大。老槐树下刘家的男子，辈辈都力气大武艺高。他爹憨厚得烟不出火不进，胆小得树叶飘下来怕在脑瓜顶上凿个窟窿，八条汉子抬起的磨盘大夯落在他

后腰上，也砸不出一个鳊尻；可是逼急了他真动起手，那位在南北大运河上叫得山响的哥哥，竟不敢递个一招两式，走上三四个回合，只有鞋底抹油溜之大吉，抱头鼠窜逃之夭夭的份儿。刘黑锅将亲爹和大伯合二为一，一半憨厚一半剽悍，水上走船也扛长工打短工。他没有大伯那么好色，也不像他爹一辈子死守自家一座娘娘庙，平生只嫖过两个女人。

话说刘黑锅在北运河上走船的那个年月，北运河比眼下大得多，宽得多，深得多，清得多，沿河地多，树多、花草也多，只是人口比眼下少得多。那时的北运河上到北京东便门，下通天津卫的大沽口，不但能走有几十个座位的大客船和运载上千石粮食的大货船，还能跑一溜烟的小火轮。最窄的河面，从这岸到那岸，也有二三里，客船、货船、打鱼船，花船、画舫、小划子，各走各的水道。翠堤的帮，白沙的底，水深几丈到十几丈，一眼能看透河床上的坑洼沟坎。从翠堤下仰起脸，只见河上的白帆挂着天上的流云，夜晚的桅灯像满天眨眼的星。爬上翠堤坐在土牛上，只见花船上的水妓下河洗身子，像一条条在水中游动的白鲢子鱼，接多少客都不长杨梅大疮。河水像撒了糖化了蜜，做出的豆腐又甜又软，白似鸡蛋清，拌上小葱最能下酒。沿河的杨、柳、榆、桑、杜梨树，高得扎破了天，双手过膝的大汉子，张开两条长臂也搂不过半边树身子。河里的大鲤鱼一跳能蹦出水面三尺高，毛脚螃蟹在浅滩上横行，留下的爪痕像牯牛犁过的垄沟，沙岸上趴满晒背的乌龟，像一溜溜一行行黑瓷金花的大海碗，大风大雨摇下树上的鸟蛋，像三伏天下雹子，正月十五煮元宵。

豆棚村三面沙岗一面临水，又有一道河堤像影壁，关门闭户自成天下。没有大码头，也没有小渡口，千帆万船从树前过，不是逆水而上，便是顺流而下，都不在豆棚村外停泊靠岸。只